

论《知识论》中的命题和命题显现

郭 继 海

(武汉科技大学 文法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81)

[作者简介] 郭继海(1963-), 男, 湖北监利人,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研究。

[摘 要] 命题和命题显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就区别说, 命题是陈述句所表示而又断定的事实或道理, 是静态的思维结构或图案之中的东西, 不直接涉及思维主体, 命题显现则指思维主体对命题的想象、理解、接受或思考、推演的动态的思维或思想过程。就联系说, 命题就是命题显现的公开化、客观化或固定化, 命题显现则是命题的心理化。没有命题, 就没有相应的命题显现; 没有命题显现, 同样没有命题。命题与命题显现是论证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批判各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关键词] 命题; 命题显现; 知识论; 客观性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5-0539-06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现代中国人写出的最见系统、最有创建的认识论专著, 它与同时代的任何一部外国认识论、科学哲学经典并不逊色多少。作为认识论专著, 《知识论》提出并解决了许多认识论问题; 而知识的客观性, 则是《知识论》探讨和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其他问题的探讨和解决都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服务的。命题与命题显现的区分则是为论证知识的客观性而准备的概念工具。在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几乎成为学术时髦而为知识的客观性进行辩护的声音又相对微弱的时候, 把命题和命题显现拿出来讨论就是极富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的。

在《知识论》中, 命题和命题显现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就不同说, 命题或命题本身是静态的思维结构或图案之中的东西, 是不直接涉及思维主体的东西, 逻辑学, 如果严格地说, 就是研究这静态的思维结构中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或可推演关系的。命题显现则指思维主体对命题的想象、理解、接受或思考、分析、推演的动态的思维或思想过程, 也可以说是呈现于主体的意识之中的。这里先用表格式的语言, 把命题和命题显现作一个对照说明。命题是不直接与大脑相关的, 命题显现则直接与大脑相关; 命题是静的, 命题显现是动的; 命题是公开的、客观的, 命题显现则是内隐的、主观的; 命题是公共的、普遍的, 命题显现则是私的、个别的、特殊的; 命题是逻辑学的, 命题显现则是心理学的; 命题是无史的, 命题显现则是有史的。命题显现是无法交流的, 要交流命题显现就要把显现外化、公开化、客观化为命题。《知识论》对命题的定义是: “意思内容中之肯定事实或道理者, 或一句陈述句子之所表示而又断定事实或道理, 因此而为有真假的思议底内容者。”^[1] (第831页) 这个定义首先涉及命题和语句的关系。命题和语句的关系极其复杂。一方面, 命题不能脱离句子或者其他表示表达工具; 另一方面, 句子又不是命题, 因为明显有句子不表达命题, 也有一条句子表达多个命题的情况存在。命题只是陈述句表达的认识的内容或意义, 如果一条陈述句表达了不同的认识意义, 就是表达了不同命题。

只有陈述句(declarative sentence)才表示命题, 其他种类的句子如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则不表达命题, 这是《知识论》明确肯定的观点。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 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没有断定事实或道

理。进一步说,这里的“断定”是对事实或道理的明确而具体的肯定或否定,而不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不确定。从句子的角度说,所谓陈述句就不指具有陈述句的形式,而指实实在在对事实或道理有明确而具体的陈述的句子。举例说,“这是一台电脑”作为句子看,是符合语法规则的陈述句,但却不是命题,只能看做具有陈述句形式的命题函数(《知识论》称为命题涵量)。理由是句子中的“这”的指示不确定因而整个句子就没有陈述具体的事实或道理。“X 是一台电脑”是命题函数,一般说来,大家对此没有异议,“这是一台电脑”也是命题函数,可能就存在不同意见了,因为很明显,“X”与“这”并不相同。从一个方面说,“X”与“这”的确不同,含有“X”的句子完全不确定,可以代入任何内容。“这”不像“X”是完全自由变量,“这”的内涵是确定的,含有“这”的命题只能代入说者听者可以通过手指目视而确定的内容。但含有“X”与“这”的命题也有相同的地方,即不代入具体的内容,就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没有明确断定某个事实或道理,因此都不表达命题,因而都只能看做命题函数。命题函数只有代入具体内容之后才是命题。在自然语言中,这类命题函数是很多的,含有“我”“你”“他”“这”“那”“今天”“明天”“本周”“后年”等等之类的词的陈述句表示的都是命题函数。只有代入具体内容后,它们才表达具体而确定的认识内容,才是命题。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这类指示词的所指读者听者都明白,即代入几乎是无意识地完成的,有些人就把含有指示词的句子也作为命题看待了。其实它们是命题函数。

称为命题函数的特殊陈述句,也可以解释成一条句子在不同时地表达了不同命题。自然,一条句子表达不同命题的情形非常多,不限于含有指示词的特殊命题函数这一种,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古代和今天明显就表达不同的命题。但是,含有指示词的特殊命题函数可以看成是一条句子表达不同命题的情况。无论把含有指示词的特殊命题函数看成哪种情形,都说明命题与语句是不同的。把命题与表达命题的句子区别开,把句子的认识内容与非认识的意义区别开,是保证同一命题不因不同时地不同语境而不同,从而保证命题确定而客观、知识确定而客观、真理确定而客观的必要条件。西方一些分析哲学家为解决自然语言中的指示词的问题、歧义句的问题而设计的种种方案,在我看来,都不如金岳霖的这个方案简洁而合理。从大的方面说,西方哲学家的主要问题是把句子的语言学意义与句子表达的认识意义混同了,进一步把句子的语言学意义、句子表达的认识意义与命题的真、真的证明证实混合在一起。最后基本都因某些语句的语言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或歧义性而否定了命题的确定性客观性真性、认识或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真性。这样的思路和结论就是错误的和不能接受的。

命题是陈述句之所表示而又断定事实或道理因而是有真假的认识内容,这就排除了听者读者因语言文字而引起的想象的、寄托的、社会历史的、宗教文化的、道德情感的等方面的意义。一般说来,语句表达和刺激的意义是多样而丰富的,从大的方面说,有认识意义与非认识意义的不同。表达命题的陈述句与表达情感的感叹句或者比喻等等相比,想象的、艺术的、情感的意义可能少一点,但也不能说陈述句完全没有非认识的意义。有些人就在物理学定律或数学推演那里获得了与欣赏米开朗其罗的作品相同的审美感受^[2](第 76 页)。即使像 $2+2=4$ 之类的简单的数学语句,不同的人从中获得的非认识的意义也可能完全不同。金岳霖认为,这些由语言文字想象或联想而获得的意义与命题无关。想象的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处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想象的意义是与社会历史相关的,因人而异的,命题则是陈述句陈述的认识意义,与语言符号、与人不直接相关。读者听者想象的如果是语句的认识意义,那想象的也只是命题显现而不是命题本身,因为命题是不直接出现于大脑之中的。而且,想象或理解的认识意义也因人而异、因时地而异、因社会文化而异,而命题却是确定的、稳定的与不变的。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命题都与人或能思维的大脑没有关系。

在讨论《知识论》对命题与语句的关系的处理的时候,《知识论》认为字词句有样型(type)和凭借(token)的不同的观点应当引起注意。《知识论》认为,语言中的字词句都既有样型又有凭借。凭借与样型的不同用具体例子可以简明而准确地表示出来。以“中”、“中”为例,就样型说,是一个“中”字,就凭借说,是两个“中”字。说《知识论》70 余万字,就指凭借,说《康熙字典》收字 47035 字则指样型。字词有样型和凭借的区别,句子也有。“雪是白的”、“雪是白的”就样型说,是一个句子,就凭借说,是两个句子。

字词句都有意义,“句子底意义是意思或命题”^[1](第806页)。如此说来,表示命题的是句子的样型还是句子的凭借?《知识论》认为:直接表示命题的是句子样型,而间接表示命题的是句子凭借。也可以说,句子样型表示命题,句子凭借表示句子样型。所以,句子凭借间接表示命题。但间接表示并不表示凭借不重要。没有凭借,语言文字无法发挥功能。虽如此,直接表示命题的仍然是句子样型。直接表示命题的是句子样型,就保证了一条句子不因不同的读音不同的书写而有所不同,这也是保证句子的认识意义的确定性、同一性,命题的确定性、同一性或不变性的必要条件。

就命题与语句说,命题不因句子凭借不同而不同,同一句子样型可以表达命题也可以不表达命题,可以表达一个命题也可以表达多个命题,但每一条句子样型表达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确定的、客观的、稳定的和不变的,不因凭借的不同而不同,不因对凭借甚至样型的不同理解或想象的不同而不同。

上文提到对命题的思议与想象,这就涉及到人或能思维的大脑。人与命题的关系也是讨论命题与命题显现的不同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知识论》认为,命题是陈述句断定的事实或道理,因而与人无关,与大脑无关。进入大脑之中的,例如大脑对命题的思考、判断、分析、计算、推演等则是命题显现。命题就是公的、共的、普遍的、客观的。而命题显现则是私的、特殊的、主观的,因为不同的人对同一命题的思考、判断、分析、计算、推演等可以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命题的思考、判断、分析、计算、推演等也可以是不同的,但一个命题不因这些不同而不同,因而是公共的、客观的、稳定的。

在《知识论》中,金岳霖主张所与即呈现或官觉经验也是公共的和客观的,而且所与的客观是所谓知识的来源的客观,也就是说,没有所与的客观,至少知识的客观就大打折扣。但这里所说的客观的命题与客观的所与是不一样的。客观的所与只是独立于官觉类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但却依赖于官觉类。没有官觉类,就没有客观的所与,不同的官觉类有不同的官觉,而如果它们是同一官觉类之所共,那就都是客观的了。命题则不同,命题一方面与个体无关,即不依赖于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理解,命题还与官觉类、知识类无关。“假如有A, B, C, D……知识类,他们各自有的意念、概念、意思、命题及所研究的对象,是独立于各知识类的。命题是这种内容之一,当然也是独立于各知识类的。”^[1](第853页)或者说,各知识类有公或共的命题,有公或共的事或理,有公或共的知识,有公或共的自然律。人不仅知鱼之乐,而且知鱼所逃不掉的自然律,而且鱼也知道它所逃不掉的自然律,否则鱼就不能在它的环境中生存。

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客观的命题比客观的所与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如果说客观的所与还是相对于官觉类的,是有对的,因而是相对的,那么,命题的客观则对所有的知识类都一样因而可以说是无对的,所以命题的客观就是绝对的,是完全彻底地稳定和不变的。命题显现则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化的,是相对的不确定的和富于变化的。命题与命题显现就完全区别开来了。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命题与命题显现的区别不同于语言与心理的区别。大家都知道,维也纳学派谨守弗雷格的主张,把心理与语言相对,认心理为主观的,语言为客观的。弗雷格、维也纳学派以及其他哲学家有时又把语句或陈述与命题不加区别,语言是客观的,命题也是客观的。认为命题为客观的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或理由——语言文字是客观的则是《知识论》所不同意的。《知识论》认为,语言文字尽管系乎唇舌,形诸笔墨,但它们同时也是听觉或视觉上的呈现或所与,也就是说,声音模式或文字符号只有进入大脑或意识之中,才能成为语言文字。进入大脑或意识之中的声音或符号不一定就成为语言文字,但不进入意识之中的声音或符号则肯定不是语言文字。所以,不能把语言说成是与心理相对而与物质实在一样的客观。声音和笔墨本身是物质性的实在,但声音和笔墨本身不是语言文字。如果说语言也有客观性,那也是以官觉为基础的。只有“官觉所与有客观性,语言才能有客观性,它有客观性,才能成为交通工具”^[1](第224页)。可见,如果语言有客观性,这个客观性也是由官觉的客观性、意识的客观性来保证的,或者说语言的客观性是不能脱离大脑的。因而把语言和心理相对,称一个为客观的一个为主观的就没有根据了。语言与心理的区别不是客观与主观的区别,但命题与命题显现的区别却是客观与主观的区别。所以,命题与命题显现的不同就至少不完全是语言与心理的不同。

将命题与命题显现区别开来,就意味着把命题的真假与对命题的真假的断定或者证明证实区别开

来。命题的真假是命题或者命题本身可能具有的一种性质。《知识论》把真假“视为关系质”，“此关系质，是命题与它所断定的对象底关系所给予命题的。”^[1]（第 899 页）命题是客观的稳定的不变的，真假也是客观的稳定的不变的，而且没有程度的不同。而断定一命题的真假或者证明证实一命题则是另外一回事。“断定一命题之为真或假，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或有标准的，然而这不就是该命题底真或假。其所以如此者，因为所说的理由，根据，及标准，都是文化背景所供给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背景，有时地底限制。所谓理由根据，及标准，都是对于断定命题之为真或假而说的，不是对于命题底真或假而说的。命题底真假没有时地底限制，而断定命题底真假有时地底限制。”^[1]（第 862 页）因而命题的真假也可以说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没有程度的，而对命题的真假的断定或者证明证实则是相对的、有条件和有程度的。西方的经验论者、相对论者所说的确证、为真的概率等都只能指对命题的真假的断定或者证明证实，而不能指命题的真假，命题的真假是没有程度的、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绝对真理应当包括命题或理论的真是没有程度的、绝对的和不变的这个含义^[3]（第 230 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各种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划清界线。

将命题和命题显现区别开来，这是从道理上说的。区分了命题与命题显现之后可以解决许多理论问题。但是，就认识的实际情况来说，命题和命题显现是密切联系的甚至是不能分割开的。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命题，就没有相应地命题显现。例如，没有牛顿定律，自然谈不上对牛顿定律的理解、接受或者想象。没有命题显现，同样没有命题，因为命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是命题显现的外化或客观化。这后一句话是我说的，金岳霖未必赞同。金岳霖认为：命题不必有命题显现，比如“孔子是周朝人”之类的命题，在孔子诞生之前，就是存在的，就是真的。但在孔子诞生之前，这类命题没有命题显现，即没有在人们的思议中出现^[1]（第 904 页）。这就割断了命题与命题显现之间的一个方面的联系。

命题和命题显现的区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逻辑学就是研究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就动的思维过程说，思维完全可以不遵守所谓逻辑规则。一个人完全可以东想西想、左想右想甚至胡乱思想，在思考或分析一个命题的时候完全可以想与这个命题无关的任何其他事情或道理，对一个命题的理解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人的理解不同。所以，如果不在理论上区别命题和命题显现，逻辑学就是不可能的。

命题和命题显现的区分，可以为命题的客观性、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辩护。在西方，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对知识的客观性的否定逐渐成为潮流。解释学在反对主客体二元分裂的口号下不仅否定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否定了认识对象与认识的区别、艺术作品与欣赏者的区别、命题与命题显现的区别。艺术就是艺术作品在欣赏者那里刺激起的经验，历史就是历史作品刺激历史学家的所谓“效果历史”，真理就是命题对理解它的人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一切都只是经验、经验之流。我们经验之外事物是什么样子，历史的本来面貌如何，命题本身是不是真的等等之类的问题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解，真理就是什么，正如凡·高的农鞋。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和主观的。

实用主义或新实用主义者也极力鼓吹相对主义，反对客观真理。他们把真理归结为命题的真，把命题的真等同于真的证明证实，把证明证实与句子的意义联系起来。句子的意义是约定的和变化的，证明证实也是不确定的，命题的真就是约定的、不确定的和变化的，因而客观不变的真理就不存在了。罗蒂举例论证：像“爱情是惟一的法律”或“地球围绕太阳转”之类的命题，就现在的情况看，一般会把它理解为比喻，这类说法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看，从认识论意义上看，它们就是假的。但在 100 年或 1000 年以后，“这些句子可以候选成为字面真理了。在此期间，我们重新编织了自己的信念，给这些真理腾出地盘。这个过程与改变用于这些句子中的语词的意义以使句子变得字面上为真的过程是不可区分的。”^[4]（第 29 页）罗蒂的意思很清楚，有些句子现在不是真的，但今后可能变成真的。句子为什么会由假变真呢？很明显是句子的意义变了。因为句子的真假离不开句子的意义，而句子的意义“既不是柏拉图的本体，又不是胡塞尔的心智，而是习惯用法的模式”^[4]（第 29 页），是约定的结果，历史的产物或“语言学角色”。句子的意义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句子的真假随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真假本身也随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可见，不存在客观主义者所说的客观的绝对不变的真理。

只有相对于社会的、相对于种族的、相对于历史的真理。真理与艺术、宗教等一样,只是一个隐喻,只是隐喻的本义化并不断创造新的隐喻的过程^[5](第27-28页)。所以,真理就是创造。

命题与命题显现这对概念为批判新实用主义以及其他相对主义提供了武器。针对罗蒂等人的论证,我们可以说:第一,现在这个句子表达的是一个命题,而等到未来,意义变了,这个变化的意义如果是认识的意义,那就是表达另一个命题了,就像“这是一台电脑”、“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不同时地表示不同的命题一样。不同的命题有的真有的假并没有表明命题本身是变化的、真假是变化的。第二,所谓“重新编织自己的信念”,或者指提出了新的命题或者指原来认为某些命题是真的现在认为是假的,或者指原来认为是假的现在认为是真的。提出新命题肯定不是改变了原命题以及原命题的真假(命题与命题的真假都是不能改变的),原来认为某些命题是真的现在认为是假的或者原来认为是假的现在认为是真的,这种情况明显只是对命题的证明证实的变化而不是命题的真假本身有什么变化。可见,命题与命题显现的确为批判各种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工具。

不必隐瞒,《知识论》对命题与命题显现的论述也有我不能理解的,例如,说命题可以完全独立于命题显现我就不理解。在我看来,命题毫无疑问与客观物质实在是不同的,也与客观规律不同。命题根本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9](第76页)(尽管客观物质实在有些也是工业和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客观实在与命题就是一样的),世界上原本没有认识,没有命题,只因有了人或者其他能认识的生物才有了认识,有了命题。命题是认识的结果,是人脑或其他生物的认识器官的认识的客观化,也可以说是命题显现的外化、公开化、客观化。从其最初的来源看,命题就是大脑的直接产物。本文不同意实在论者所宣扬的没有主体的认识论,没有大脑的认识论,把命题和理论(可以理解为命题结构或命题系统)看成是与客观物质实在、与大脑或心理活动完全平行独立的实在,一个独立的第三世界。即使是逻辑学,脱离了人脑,事实上也是没有办法研究的。但命题一旦形成之后,或者公开化客观化之后,它就是静态的思维了,它就是铁的刚硬的(这只是一个比喻),不随不同的个体对它的不同态度不同理解而变化,不随表达命题的语言符号的不同而不同(通过不同的符号或同一符号表达不同的命题明显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是命题的最初的认识者提出者也不能修改它消灭它,除非提出新的命题。因此,命题是不直接与大脑相关的。但从最初的来源看,命题就是大脑的产物,命题显现的固定化。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似乎有把命题与客观的理等同起来的嫌疑(理在《知识论》甚至整个金岳霖哲学中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需要专门研究),理或规律是客观的,完全与人无关的,命题也就与人无关。《知识论》把命题以及命题的真看做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并且始终如一的东西,是完全与大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不仅与认识的实际情况不符合,与唯物主义反映论不符合,也与《知识论》认为所与是知识的材料的经验主义立场不大协调,还与比如说命题不能脱离句子或者其他表示表达工具之类的关于命题的论述不协调。因此,视命题为完全与大脑无关的客观存在之类的东西的观点就是本文不能接受的。本文认为,命题就是命题显现的客观化,从其源头说,就是大脑的产物,认识的结果。但命题显现一旦客观化为命题之后,它就是稳定的和不变的,不能被修改或消灭。但这样的说法是否像解释学以及其他相对主义所说的那样,只重视作者而忽视了读者接受者,因而对读者接受者不公,因而产生话语霸权或者教条主义?

本文并不认为认识或知识一旦获得之后就是绝对正确而不需要或不能修改的,也不认为今人后人除了正确理解接受前人提出的命题之外一无作为。今人后人完全可以修改甚至推翻古人提出的命题,但这是以承认并正确接受古人的命题为前提的,否则就不能修改或推翻古人的命题。而且,所谓修改推翻古人的命题就是提出新的命题,古人的命题并非因此就不存在了。被推翻了的命题也仍然是命题,与从前没有任何不同。任何人都可以把被修改过的命题与原命题进行对照。例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在今天当被认为是推翻了,但这其实就等于提出了“有天鹅不是白”的这个命题,而“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命题系统之中,而且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这个命题在今天与它被提出来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有变化,它最多是被人忘记,即在一定时地没

有命题显现。但是, 这里根本不存在产生话语霸权或者教条主义的危险。或者说, 话语霸权的产生或教条主义的存在不是承认命题的客观性稳定性真理的客观性不变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今人后人比起古人来提出新命题的途径要多得多也自由得多, 他们除了可以完全自由地面对新的实践新的经验而提出新命题之外, 还可以通过修改完善或者推翻古人的命题而提出新命题。随着认识或科学的发展, 我们获得的命题或理论越来越多, 可供人们修改完善或者推翻的命题或理论也就越来越多, 提出新命题的可能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提出的新命题事实上也会越来越多。这至少是认识加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可见, 承认命题以及命题的真的不变性不仅不会导致霸权主义、教条主义, 而且还可以在合理解释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的同时, 合理解释科学文化的积累、传承这样的事实。如果像解释学哲学等学说那样, 认为一切都是经验之流, 一切都只是过去与现在、一个“我”与任何别一个“我”的问答逻辑或视界融合, 不仅交流理解不可能而且知识的客观性也不存在了, 知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也就是问题了, 因为解释学认为, 没有我们的参与, 传统就不存在。解释学哲学、新实用主义打着反对想象中的教条主义或者话语霸权的旗号, 一路杀伐, 结果是否定了科学文化中的许多基本的信念如真理、客观性等。这是不能接受的。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 命题与命题显现依然是活着的并且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概念工具, 如果我们对它略加打磨, 就是论证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的强有力的武器, 就是批判各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参 考 文 献]

- [1] 金岳霖. 知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2] [美] 钱德拉塞卡. 真与美[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2.
- [3] 郭继海. 真理符合论的困难及其解决[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4] [美] 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5]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美] 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Knowledge: Proposition & Its Representation

GUO J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Wuhan, China)

Biography: GUO Jihai (1963-), male, Professor, Doct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epistemology.

Abstract: Propositio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mind is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as well as interrelated to each other. Proposition is the fact or theory stated by declarative sentences, and it exists in static thoughts devoid of relations to subjec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proposition is the thought process in which the subject tries to imagine, understand, accept or analyze the proposition. There is no representation of proposition if without proposition and vice versa. Propositio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mind is a very well-argued conceptual instrument to justify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or truth and to criticize su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Key words: proposition; proposition's representation in mind; knowledge; objectivity